枣香萦怀

□长丰县直属机关幼儿园　　尹玲玲

在我家后院中央，生长着一株粗壮、高大的枣树。

不知道这棵枣树什么时候栽种的，反正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已经枝繁叶茂的。她的主干粗壮，呈四十五度角向旁边斜伸着，上面布满粗糙、皲裂着的一块一块的树皮，显示着她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岁月风霜，记录着一次次的时间沧桑。主干上有三个大的分岔的枝干，呈三角形向上伸展，枝干上又长有许许多多的分支。整棵树就像一把大伞，把我家那不大的庭院遮盖得严严实实的。

每年春季的5～6月，枣树便开花了。不注意看是不知道她开花的，因为那花小而色泽淡。就是那香也是淡淡的，若有若无的，不用心是闻不到的。因为那花开得极其朴素，浅浅的花靠在那色泽几乎一样的叶片中间，宛如一个个素装淡雅、羞涩满怀的小女子。

慢慢地，结枣子了。刚开始，那枣子小小的，像糖豆一样，淡青色，不起眼地挂在枝头，一个紧挨一个。小时候，每当那时我常在树下观望，觉得那枣子长得实在是慢，一天一天的，好像总也长不大。

夏天就快过去了的时候，那枣子好像突然地长大了，颜色慢慢地变淡了，又白又亮，我知道她快成熟了。慢慢地，就会看到在枝头的顶端有不停变红的枣子。那枣子又红又大又圆，宛如红玛瑙在阳光下晶莹闪烁，煞是好看。不几日，竟是挂满了满树的小“红灯笼”。于是，我每天做早饭时，总喜欢随手从那压弯了矮矮的枝桠中摘一把枣子放进稀饭锅里蒸煮。等到水开之时，那青的、红的枣子便漂浮到饭锅的水面上。急忙地把他们捞上来，送到嘴里，又香又甜，又软又绵。真的是很好吃！

那时，和父亲一起打枣子成了我们最爱的事。我和妹妹、弟弟扯着床单在树下张着，父亲拿根长竹竿打枣子。于是，那青的、红的枣子便叽里咕噜地滚落到床单里。不多时，床单里边接满了枣子，我们就兴奋地大喊着：“满了！满了！好重好重哦！”这时候，弟弟往往会放下床单的一角，急奔过去抢拾掉落在地上还不时滚动的枣子。对那又红又大的枣子，弟弟总是用手抹抹就急速地放进嘴里，“吧嗒、吧嗒”贪婪地大嚼起来。对于长在高枝上在地面上够不着打的枣子，父亲往往会攀爬到枝桠之间，靠着枝桠用劲地打着。于是，“扑通”“啪啦”声此起彼伏。我们既要接准掉下的枣子，还要不时地躲着从树枝间落下的“枣雨”。

每年打下的枣子，总要装好几笆斗。母亲负责把它们分给亲戚朋友。看着那小土豆样大小的枣子，父亲总是深情地说：“这都是我们父辈给我们留下来的！我们不但享受她的荫凉，还品尝了她的果实呀！”记得有一次，父亲邀请他们学校的一个家在合肥的同事金老师来我家打枣子。一个又大又红的枣子掉下把金老师的嘴巴都打肿了，结果，金老师没等枣子打完，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学校的卫生所医治去了，弄得父亲内疚极了。

打下的枣子，父亲也会从中挑选一些大小匀称的来泡枣酒。当寒冬来临，碰到来人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父亲总会掏出一些泡好的酒枣子来招待客人。其实，父亲是不擅喝酒的，几个酒枣子一吃，父亲便满脸通红。我知道，父亲只是想享受和友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。

所以，我最喜爱的水果便是枣子。每当看到那又大又圆的枣子，那绚丽的图片就不停地在眼前浮现，因为它们已扎根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了。

你的眉目之间

□定远县职工子弟小学　　余元杰

一切都恰好
言语细碎
——如星光
如你眸子的流转

我的目光飞翔
——划过
蓝天的鸟鸣
我的心情绽放
——沿着花朵的芬芳

我的呼吸
急促的贪婪的呼吸
在二月的微风中摇曳
在细密的雨丝中
抽出嫩芽

你的气息
——令人窒息的
快乐的气息
一波又一波地铺展开来
渐渐　将我淹没

此时　你听——
有人在朗读
有人在深情地歌唱
我们都有诗和远方
一棵花树
在暖风中亭亭玉立

夤夜漫笔

□怀远县第一中学　　宋文武

周末夤夜应酬归来，早已是几分醉意，一身疲累。

刚才的推杯换盏、言不由衷像皮影、双簧一样还在眼前摇晃，于耳畔回响。
沏一杯茶，静坐在书房里。平日里本该如此，书房却被有意无意地冷落，只有那些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书像忠实的朋友，寂寥地站立在书架上。电脑屏幕上吸附的灰尘在指肚轻轻划过之后，留下清晰的痕迹，如同在落满积雪的院子里铲出一条通道来。
果断地摁下电脑开机键，随即点上一支烟，等候电脑慵懒地启动。
习惯性地输入密码登录QQ，查看好友留言。
一个个界面渐次弹出，重叠成多瓣的花朵。
离线信息所显示的时间告诉我，朋友们的问候，已经久远得无需回复了。于是，浏览过后便一个一个地叉掉。
打开班群，进入大学同学的视野，留言，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保持一份近在眼前而又远在天边的联络。
马上就有人回应。
先是程式化的寒暄，继而是调皮的表情符号。随着键盘的敲击，世俗的客套被轻松的问答取代。任星移斗转，时光流逝，同一片天空下沉淀的友情在字里行间温暖起来。尽管在线的人不多，疏疏落落的应答却宛然把我们带回了那段无羁的青春华年。
一位久未联系的好友开始与我私聊。界面上浮现着臃肿的笑容。曾经的稚嫩如今已略显苍桑。
“老了！”这是我们共同的喟叹。
想当年一起在阶梯教室抢占座位，在图书馆里誊抄资料，攻专业课程，忙英语考级；在食堂里挤饭，然后坐在视野开阔的角落，吃到食堂几乎打烊才拿起印有固定编号的饭缸带着几分满意离开；在运动场上像脱缰的野马，故意把球踢得很远来释放青春，目送优雅的女生走到视线的尽头；在充满汗味和臭袜子味的寝室里，女生永远是每晚“卧谈会”的主题，直到熄灯很久，鼾声渐起，仍觉意犹未尽……
来不及等待，来不及无奈，四年的时光倏然而过，转瞬间毕业在即。作为师范生，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要回原籍做教师，或是经过艰难的找寻之后到异地任教。
然后，是伤感的离别。同窗一场，从此天南海北；更有劳燕分飞，空留牵挂。
今夜，好友也是和我一样，从外面应酬回来，两眼迷离，双颊微醺。
经过十几年的独自闯荡、异地打拼，他现在已是一所中学的执牛耳者。在我看来，他算是我们同学中的翘楚，颇令人羡慕。可是，他说他并不快乐，甚至没有一点成就感，整天的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让他感到身心俱疲。如今年届不惑，渐觉精力不济，作为独子，不能很好地照顾年迈的双亲以尽孝道。父母被接来之后水土不服，和当地人语言不通，生活很不遂心。他说很后悔当初年轻气盛之下做出了不计后果的选择，如果——他是说如果能回到家乡，回到父母身旁，他宁愿做一名普通教师，做一个合格的儿子和父亲，陪父母一起享受儿孙绕膝缠欢的天伦之乐，其他的，真的并不重要。
清晰的镜头下，我读到了好友眼角溢出的情愫，不觉沉浸其中。片刻的沉默之后，我和好友不约而同地关闭了视频，互相道别，然后下线。
可是，那张熟悉的脸庞却挥之不去。仿佛刚才我是在镜子前和镜中的自己对话。现在，镜子撤去了，而我还在，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，对话内容都清晰地显示在电脑屏幕上，被我珍藏在记忆里。

鸟 鸣
□怀宁县振宁学校　　郑　　丹
鸟鸣，是春天落在树上的花朵。
没有花蕾，不用含苞，直接开在枝杈上，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。
鹅黄的，带着露水的清新，那是新雏对春天的好奇；红艳的，带着黑色的晕圈，那是老凤对冬天的嘲弄。葱绿的，很温柔；水粉的，很痴情。波浪样的，涌过来，漾过去。
树一点也不恼，它把这份快乐珍藏在心，和着鸟鸣悄悄地吐出一点泡泡，慢慢地晕开，散在风里。几天后，花朵就挂在枝头啦。鸟儿们就用尖尖的喙亲吻着花朵，仔细地端详一番，再嬉闹着离开。
鸟鸣，是春天抚摸田野的手掌。
轻柔地，一寸一寸触摸田野的肌肤。温热的，一点一点温暖田野的胸膛。田野苏醒了，星眼微睁。春水冒出来，滋滋地响。泥土润润的，像孩子的唇。青草，被鸟鸣撩拨得痒痒的，像胡子楂一样，东一簇西一簇。马兰头、羊角花、水萩，也不甘示弱，伸出尖脸、圆脸、桃花脸蹭着鸟鸣。
不久，和着春风的唿哨，田野就翻个身子，把青草掩进去，把种子揽进怀里，把流水窝进心里，在鸟鸣中小声哼唱，等秧苗孵出来，看农人把机器开到田埂。没有牛哞的田野是寂寞的，没有犁铧的田野是僵硬的。幸好，还有鸟鸣的抚摸，田野的心是柔软的。
鸟鸣，是春天送给城市的唱片。
在夜色掀开之前，在汽笛摁响之前，一声娇啼，像孩子的梦呓。一声呼唤，是母亲的应答。脆生生的，像刚出水的萝卜。软绵绵的，像天上的白云朵。不久，声音就嘹亮起来，是哪个雏儿在练声。另一个也忍不住了，炫耀起来。于是美声、通俗、民族、民谣一齐上场。长调的婉转悠扬，短板的圆润急促，独奏、合唱，简直就是一个交响乐团。一曲终了，还有短暂的休息，伴随着叽叽喳喳的讨论声、指导声。紧接着，下一场演出又开始。终于结束了严冬的煎熬，迎来了春天的喜悦。那些寒风凛冽的日子，那些白雪飘飞的日子，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都已成为过往。风柔了，雨暖了，花开了，叶绿了。每一寸光阴每一个角落都温暖充盈，生命饱满得呼之欲出。趁着春天，趁着早晨，趁着城市的喧嚣来临之前，尽情地歌唱吧。树木是舞台，建筑是听众，清风、流水是伴奏。
在这美妙的鸟啭声醒来，心快乐得要融化。在冬天里雪藏的不甘、屈辱、困苦消释了，生命的河流里只有坦然、向往、喜悦奔涌。就像这城市，晨光之后，车流滚滚，鸣笛鸣咽，但在黎明，在公园，在小区，在树木生长的地方，还有鸟鸣幽幽。在繁弦急管之外，在心的故乡，鸟鸣这张唱片依然轻轻播放。
鸟鸣，不是乡村的专利，也是城市的丝巾。有了它，城市温情脉脉，清新芬芳。

骑行花海　　□肥西县花岗职业高级中学　　解光文/摄